

莫便是本中峯麼山明水秀古杭州生遮一

枚擔板漢

枯坐草窠了無向背心安未安道會不會天
目山三十年澄不清撓不濁幻住菴二六時
推不前約不退憶著太原孚上座揚州聞角
聲却笑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

題跋

跋慈受和尚般若心經註

黃面瞿曇向潔白地上拋撒不淨爲害滋多
慈受菴主不善屏除益增狼藉舍利子在麼

韓十

九

與我將糞箕掃帚來

題琇禪師代古塔主答寂音尊者書
寂音尊者力排古和上說法之誤其奮辭舞
筆如醫者用峻劑以攻五臟之毒殆與元氣

併將蕩滌石室老人痛指寂音公論之失其
雄談博辯如百萬師揮戈伐國不問仁人必

只好向深山窮谷中苦行數百生更待驢年
蒙授記阿呵呵也甚奇異

日者松隱請

欲使之血刃而後已審如是則安有古洪二
師之盛譽復喧轟於宇宙哉蓋各有所據而
然也後之讀其書者苟不具此正眼於是非
之外文字其可憑乎

題園悟和尚心要

少室不傳之妙就當人正體上舉揚無形段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可指無方隅可示無言說可詮無道理可陳虛洞洞空牢空絕毫芒離昧光圓滿湛寂真正妙明通貫十虛包含法界不可得有不可得無空由之而空空不可混色依之而色色不可齊入凡夫之迷如水中鹽味同聖人之悟似色裏膠青雪山大沙門之智辯雖淵深

廓徹廣大無涯當三百餘會之發機其詞源袞袞放肆汪洋開合卷舒具大自在幽祕微密靡不揭揚獨於此事不能加一元字脚可謂極聖之大猷至神之玄府者也園悟和尚得法於東山演祖其眼明其機活其意透其語圓不守一方便而開示叅徒溢爲巨編目曰心要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應機隨器解其所縛去其所重多不病繁少不病簡縱橫得要左右逢原其痛快直捷貴馬師一口吸盡西江細密操持重嚴頭只守閑閑德嶠於心無事其爲初機必使其真叅實究廢寢忘餐雙泯愛憎兩忘身世機輪活脫不滯

一隅捩轉面門一口咬斷返擲踞地豈容湊泊譬如大雲倏忽變化彌綸六合降注甘雨潤滋草木流布江河頃焉開霽覓其去來了不可得非得法自在疇克爾耶一種是說法之師雖臨濟德山亦將歛衽蓋嘗於般若種智積刻薰鍊故獲如是圓轉無礙者也本伏

韓十

讀再過乃拜手書此以識之固不敢望師橫點首於大寂定門期不孤其所教者矣

題東坡居士大悲閣記

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揮古鏡絕形豈礙羣形影現觀世音大士聞所聞盡覺所覺空神廓太虛智懸古鏡對機應物千手異執千眼齊觀特言其妙用之少分耳使具論其分身遍塵刹一塵爲一刹一刹現一身一身千手眼未易以數量知也極理言之非神通使然凡具知覺之性者靡不如是由迷妄所蔽而不自省也予讀東坡居士所作大悲閣記謂菩薩以無心故能普應羣機變通諸法洞無

窒礙似不知菩薩妙證圓通歸復自性慧光
照徹如果日輪雖千手眼同一手眼既不拘
於一多又安可以心之有無議之也哉

題列子

列禦寇知榮辱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乎一念
知生死之由命而不知其根乎自心惟欲忘
形骸虛物我一是非泯視聽任天真於智慮
之表超情思於得失之源乃鼓舞於老氏絕
聖棄智致虛守靜之門與莊周相爲表裏因
觀其著書八篇故筆以曉之惟同志者擇焉

題十牛圖

偶觀梁山石鼓倡和十牛圖頌于餘杭接待

韓十

士

曰携籃者誰豁爾開悟今觀其餓侍僧省母
有施爲動靜憑誰力之句大似鎮嶺之子殫
而逢螺羸祝之曰類我類我烏乎多見伊不
自知其醜也

跋牛腰佛頌軸

佛身無爲遍在牛腰馬腹智體不動誰分蟻

菴之壁自尋牛而至入廊垂手一節一節似
有程限而然思之古人立言固是一期方便
殊不知賺累後學例皆尋覓覓做模打樣
曾未休息須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三世十
方見聞知覺皆露地白牛之影子耳多少人
認此影子以爲全牛彷彿不得受用矧

乎又有向影子上覓影子敢保終其身不見
全牛也必矣政興此歎忽規上人出紙求語
故信筆以似之規曰敢問全牛今在何處余
於是投筆附夜航而之武林矣

跋天目禮禪師墨迹

天目和尚七歲時携籃侍母採桑次母戲之

事師曰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既已現身惟未聞其說法師曰陛下見此信耶不信耶帝曰焉敢不信師曰說法已竟文宗大悅此話垂五百年矣太德丁未杭之臨安縣里人買二牛腎剖其一中得佛像一軀高寸許非金非石結跏趺

坐眉目可覩遂累石樹塔奉藏之若見若聞咸生異信其廣長舌相流布法音霆震雷轟卒未之已也公恕施君携諸方頌軸訪予窮山俾爲著語因筆前說以似之復爲說偈無位真人赤肉團牯牛腰內總相瞞法雷震地通身口若要親聞著眼觀

韓十

十三

跋梁楷畫妙峯禪師四鬼夜移圖
昔南泉謂王老師脩行無力被鬼神觀破殊不知鬼神不著便白日被王老師熟瞞相傳妙峯善和尚住靈隱時爲四鬼所肩而出當時賴遇妙峯若是王老師未免又作脩行無力會也一種是瞞神嚇鬼顯異惑衆今日被

人描貌將來不知面皮厚多少

題十八尊者圍碁圖

俗諦是黑子真諦是白子十八界內奪角爭先平地上逃他分段生死阿羅漢起直饒看得眼睛穿翻轉碁盤都不是

題羅漢揭厲圖

諸佛海衆生海聞前輩已嘗置之一毛腹中聲聞雖超越分段生死具跨虎縛龍之力而不能與境混融區區附形體與魚鱉蝦蟹浮沉於粘天鯨浪之間自謂神通不可及矣宜乎起黃檗有研折其脰之怒雖然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跋及菴禪師設利頌軸

先師嘗誤中大仰老人之毒每於所剪之髮舍利粘綴如貫珠及菴和尚與先師同出其門而舍利逆于烈火嗚呼異端並起邪法難扶予於此不能無耻焉

題古畫像四首

寒拾謂豐干饒舌閻丘爲豐干熱瞞一種是
鍼芥相投要且是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
向有錢家

閻丘太守寒山拾得

盡謂黃龍指洞賓之劍入地三尺殊不知性
命已落神僊之手何則點石化爲金玉易勸
人除却是非難

呂巖機禪師

鳥窠和尚謂白侍郎曰薪火交煎識性不停
得非險乎白公微領其旨吁當時白公因欠
箇未後句反累其師到今日措躬無地且未
後句又作麼生

香山居士見鳥窠

居士嘗有偈云男不婚女不嫁大家圍欒頭
共說無生話今其夫妻子女坐立儼然且作

麼生是無生話竹籬茅舍安無盡博飯栽田
樂有餘

龐居士家居圖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

韓十

十三末

二十七祖以如來圓極心宗之謂禪也此禪
含多名又名最上乘禪亦名第一義禪與二
乘外道四禪八定之禪實天淵之間也當知
是禪不依一切經法所詮不依一切脩證所
得不依一切見聞所解不依一切門路所入
所以云教外別傳者也惟大心衆生夙熏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俊一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山房夜話上

幻人僻居窮山忽隱者過門與對牀夜坐時
山月吐輝窓白如晝隱者曰聞義學以禪定
之禪配吾達磨單傳直指之禪以達磨曾有

-

所謂胎息論遞相傳受而曲引第八識住胞
胎時惟依一息而住故云胎息者以方吾禪
定亦依止一息而住今議者遂枝蔓其說離
吾達磨爲二乘禪定之學何如幻曰彼非謗
也是不識達磨所指之禪也將謂離四禪八
定之外別無所謂禪殊不知達磨遠繼西天